

# 何时再相聚？

□肖复兴

2019年,中秋节前夕的中午,我们“九大员”在天坛北门的大碗居饭店聚会。“九大员”,是我们九个中学同学。1968年夏天,九个同学同坐一列绿皮火车,离开北京,落户北大荒大兴岛同一生产队;同在异乡为异客,友情加重,常形影不离,于是,被队上戏称为“九大员”。此称谓有时代色彩,盖因当时流行的一个演唱节目《八大员》,唱的是部队炊事员卫生员通讯员等后勤的“八大员”,遂讹称我们九人为“九大员”。离开北大荒,刚刚返城那几年,我们“九大员”常聚会,一般都是到各家,很少到饭店,连小饭馆也很少去。那时候,大家经济都不富裕,到家里炒两个菜,买两个凉菜,备一瓶北大荒酒和几瓶啤酒,就齐活了。各家的住房都很窄巴,“九大员”聚齐,椅子都不够,不是从邻居家借,就是把桌子移到床边,人挤到床上坐。记得有一次,挤到床上的人多,喝到兴头上,手舞足蹈,床板不结实,竟然把床板塌了,引得大家哈哈大笑,成为那次聚会的高潮。一晃,那么多年过去了。2019年,

是我们去北大荒五十周年。一眨眼工夫,我们都老了,青春如同肥皂泡一般破灭的梦,只留在遥远的记忆里。年龄陡增,酒量锐减,一瓶北大荒白酒,一瓶梅子酒,都没有喝完,各说各家,各种病纷至沓来,好汉不提当年勇,便依依散席了。出饭店,过马路,不几步,便是天坛北门。我准备去天坛转转,问大家谁去?都累了,都兴趣不大,都摇摇头。开车的,打车的,骑车的,走路的,一个个扬长而去。我独自去了天坛,进北门,就看见过节的花坛已经摆出来。二道墙内,两排银杏树下,摆上了一盆盆的一品红,火苗一样蹿起,鲜艳照眼。再往里面走,走到月季园前的藤萝架,走到百花亭前后,甬道两侧的长椅上,都坐满人。一直走到双环亭和双方亭,亭里面和走廊的长椅上,也都坐满了人。亭前的草坪上,和对面土坡上的扇亭里,也都坐满了人。我转了一圈,想找个座位坐下歇会儿,画张画,没有找到。很多人是来这里聚会的,一拨拨,

人多的,人少的,都是女人的,都是男人的,男女搭配的,错综一起,像是在开分组讨论会,笑语欢声,嘈嘈杂杂,大珠小珠落玉盘。双环亭和双方亭之间曲廊的长椅上,摆着一盒盒肉肠豆制品凉菜,和各种水果切块,也有几块月饼,还有一罐罐的啤酒和饮料,一个个色彩不一的保温瓶,争奇斗艳。看样子,已经开怀吃了有一阵子,凳子上的东西,有些杯盘狼藉,却颜色丰富,五色杂陈,我很想画张画,很好看的一幅静物画呢。他们还在尽情地说着、笑着。长椅上,被这些吃的喝的挤得没空儿坐了,有人便站在旁边,手臂挥动着,热烈交谈着,不知说了什么事,那么开心,忍不住咯咯地笑。公园野餐,似乎比饭店里聚会热闹的劲头儿还要足。双环亭前后,有红花绿树翠竹,还有一片开阔的草坪,秋风送爽,自然很是惬意。看看这些人,年轻的少,中老年的多,我们这样老的人,也有,但不多。他们都穿着漂亮的秋装,特别是女人,不管年龄多大,都披戴

着一条鲜艳的头巾。是为了聚会时照相。公园景色做背景,照出的照片,当然比在杯盘狼藉的餐桌前好看许多。今年中秋前夕,我重游天坛。因中秋节和国庆假期在一起,天坛里的人显得更加,祈年殿的进出口前,都搭起遮雨棚,围起了长长的铁栏杆,挤在栏杆里排队的人,长若游龙,人如蚁动。我走到双环亭,也是人满为患。长椅上依旧摆着那么多吃的喝的,依旧那么多人衣着鲜亮,头巾鲜艳,笑语欢声,嘈嘈杂杂。年年岁岁,节相似,人相似。很想找个地方,坐下来,画一张画,依旧没能画成。只有眼见的聚会,花开般,还是那么的热闹。我想起了我们“九大员”在大碗居的聚会。自从那一次聚会后,我们“九大员”再没能聚会。流年似水,六年过去了。不知道,还有几个六年?回到家,画了一张九把椅子的画。因为我忽然想起了在戏剧学院读书时,看过尤奈斯库的话剧剧本《椅子》:满台挤满着椅子,没有一个人。

□谢岳雄

# 追忆郭光豹先生

突然接到相如兄的电话:“家父已于七日前归去,昨日拜七,功德圆满。”——著名军旅作家、诗人郭光豹去世了。放下电话,翻开郭老赠我的《荒村的雨声》的扉页,“坚守诗坛自风流”七字墨迹竟泛起温润的微光。10月15日上午,我与朋友去医院探望郭老,推开病房门时,他正在沉睡。郭夫人静娥嬢轻抚他布满针眼的手背,俯身低语:“老郭,小谢来看你了。”刹那间,老人的眼皮微微颤动。三十多年前初见时,郭老在“有无居”里挥毫泼墨,墨香与笑声交织;二十年前,听他讲《赤子三部曲》里的李嘉诚、庄静菴、陈家铭,商界翘楚的光艳照亮四座;五年前,在他府上品茗,听他朗诵新作时声若洪钟;前年中秋,九十高龄的他仍坚持要为我们分月饼,颤巍巍的手将莲蓉瓣成新月形状,碎屑落在圆领衫上……而此刻,这个用诗句丈量生命的老人,正将最后一行韵脚轻轻押向永恒。郭老常说:“诗是带血的露珠,要在寒夜里凝结才最晶莹。”“文革”中,他写下《深沉的恋歌》《南边曲》;改革开放,他创作的《淡淡的绿叶》《红楼新梦》如木棉绽放,点燃了整个岭南

诗坛的星火。在他书房的檀木案头,永远摆着三件宝:磨出包浆的铜镇纸,刻着《离骚》的端硯,还有张泛黄的照片。照片里,雄姿英发、沉稳大气的他身着军装,眼神清亮如未染尘埃的星子。郭老爱吃橄榄,常说其初涩后甘的滋味最似人生。“好诗要像橄榄,先涩后甘,余韵悠长。”每逢诗友来访,他必吩咐夫人亲自下厨,将潮汕卤水与蒜泥醋调和成独特的“诗坛风味”。他教学生写诗,总先让摸透二十四节气:“立春的雨是平声,霜降的风是仄声;惊蛰的雷要写成破阵子,小满的麦浪该谱作清平调。”有后生求教写作秘诀,他大笑指窗户外木棉:“你看那花,开时倾尽所有,落地掷地有声——这便是诗骨,是文人该有的气节。”今夜独坐书房,翻开《郭光豹诗选》,泛黄纸页间忽有木棉飘落。1993年那场广东归侨作家联谊会上,郭老朗诵的即兴诗句仍在耳畔回响:“当我的骨头化作春泥/请把未写完的韵脚/种进你们年轻的心跳:……”相如兄说,老人走前很平静安详,仿佛寒寂的梅树——或许他早已预见,真正的诗魂从不畏惧寒冬。

# 今夜,珠江灯光灿烂

□古伟中

据说今年的广州国际灯光是历年来规模最大的一届,首次联动广州塔、东塔、西塔上演灯光秀,更与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、第三十二届广州园林博览会深度融合。甫入海心沙主场,人潮与光潮便瞬间裹挟了我。到了海心沙中区,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尾巨大的鳌鱼彩灯冲破光雾,悠然游弋于半空——金鳞闪烁的庞然瑞兽,高昂着头颅,口吐祥云光雾,轻轻摆动红白相间的大尾巴。抬头望向东南,见猎德大桥身披流动银河,对岸

琶洲高楼化作巨型画布,数码墨彩泼洒出“湾区同镜”的壮阔意象;西南方向的海心桥悬于江面,恰似天外飞碟泊于烟波之上,通体流转七彩光晕。此时,两艘珠江游船恰如缀满宝石的瓔珞,拖曳金光驶过,将满江星斗搅作粼粼碎锦。向北漫步至花城广场,光之密林更显奇绝。《融光》主雕如大地升起的火炬,与鹤立鸡群傲立夜空的广州塔遥相呼应,高昂着头颅,口吐祥云光雾,轻轻摆动红白相间的大尾巴。抬头望向东南,见猎德大桥身披流动银河,对岸

喜的倩影。忽见大红气球造型的六朵巨型“木棉花”灼灼绽放,这英雄花、广州市花的殷红浸透电子花瓣,丛中一朵机械玫瑰摇曳含笑,正是岭南血脉在光电中焕发新生。最妙是树下水波型蓝灯激浪起伏,绿树倒影在光涟里舒展,宛如“只此青绿”的宋代卷轴。树影婆娑间,竟蜿蜒游出一条条灵动的“鱼龙”!那熟悉又陌生的身影——鱼首龙身,鳞甲由细密光点织就,眼如流转的琉璃灯盏。它们时而潜入光涟深处,时而在枝桠间腾挪翻转,仿若羊城迎春花市里,抑或是古时庙会社火

中鲜活的鱼龙灯舞,在光电魔法里悄然复活,想必当年辛弃疾描绘的“凤箫声动,玉壶光转,一夜鱼龙舞”的盛况,远非今夜可比。科技魂魄在暗处低语。无人机群倏然升空,于天幕排演星河迁徙的史诗;互动灯柱随步履明灭,似与游人玩着光之捉迷藏;人工智能主题渗透每一寸棱镜,当“英雄花开英雄城”的橙红光漫过塔身,木棉的刚烈与硅晶的冷澈,竟交融得如此熨帖自然。不知不觉已近十点,珠江成了熔金的河汉。



雨霁图页（国画）  
□陈子庄

## 客场以76比90再负韩国男篮 世界杯预赛中国男篮两连败

12月1日,2027卡塔尔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一阶段比赛继续展开争夺,中国男篮在韩国原州客场挑战韩国男篮。在本场比赛中,中国男篮全场处于被动,最终以76比90告负,遭遇两连败。11月28日两队在中国男篮的主场北京五棵松体育馆有过交手,当时韩国男篮在三分线外表现出色,中国男篮以76比80输掉了比赛。由于在今年夏天男篮亚洲杯上的出色表现,中国男篮在征战本届世预赛前被寄予厚望,但首场便在主场输给老对手韩国男篮,着实给了中国男篮当头一棒。此番出征客场,中国男篮保留了出战首回合比赛的12人大名单,在3天前因伤缺阵的队长赵睿尽管随队出征,但没能及时康复出现在赛场上。在亚洲杯上,赵睿用自己出色的表现帮助中国男篮获得亚军,他的因伤缺阵确实对中国男篮的世预赛征程造成了影响。韩国男篮核心李贤重在五棵松体育馆命中九记三分球,刷新了国际篮联自2017年实施新的世预赛制度后,在世预赛的单场个人三分球命中数纪录。

中国男篮主帅郭士强也在输球后表示,球队没有限制住对方关键球员,在场上的执行力不够。此番再战韩国男篮,能否防住韩国男篮在三分线外的投射,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。此役,中国男篮没有改掉首回合比赛毛躁的毛病,首节便出现多次失误,而韩国男篮仍然延续着火热的手感,首节结束中国男篮落后的分差达到两位数。中国男篮随后仍无法找到外线的感觉,只能依赖胡金秋和周琦在内线的强攻。尽管两名中锋本场得分都达到了两位数,但这样的进攻效率太低,韩国男篮的领先优势在长时间内维持在20分以上,比赛早早失去了悬念。最终,中国男篮以76比90在客场再负韩国男篮。在亚洲杯发挥出色的王俊杰和赵睿缺席本次世预赛,中国男篮的进攻毫无章法,主场被韩国男篮“双杀”。中国男篮的下一场世预赛将于明年2月对阵日本男篮,郭士强需要尽快对球队完成调整。

羊城晚报记者 郝浩宇



11月28日,中国队主场76比80不敌韩国队,中国队球员程帅澎(前)在比赛中  
新华社发



大学生电影周优秀影评

电影与文学艺术同样具备跨越国界与文化的特质,恰如钱钟书先生所言“东海西海,心理攸同”。近年来,追光动画陆续推出以中国文化为底色、面向全球观众的国漫作品。其中,《长安三万里》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创新表达,在2023年暑期档创下超18亿元票房,成为中国动画“走出去”的里程碑之作。影片的成功不仅源于其文化内核,更得益于精准的跨文化传播策略,其中字幕翻译扮演着关键角色。该片英文字幕由澳大利亚作家、评论家贾佩琳(Linda Jaivin)完成,她作为追光动画的长期合作译者,其翻译理念与影片的国际化定位高度契合。她强调电影字幕的即时可读性,坚持精练简洁的原则,这一原则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翻译中的变异现象。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提出的“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叛逆”,精准概括了跨文化传播的本质特征。曹顺庆的“比较文学变异学”进一步指出,翻译过程中的变异凸显了文化间的异质性。对此,贾佩琳有其独到见解:“文化差异肯定存在,但我认为不一定会成为一种交流的障碍。”她在翻译实践中力求以简洁明了的形式传达对白的意蕴与风格,这种努力本质上是一场文化的创造性转换。在《翻译的艺术》中,许渊冲指出,“意美以感心,音美以感耳,形美以感目”是诗歌翻译的“三美”原则。《长安三万里》以盛唐为背景,以高适和李白的故事为引,讲述唐朝安史之



《长安三万里》海报

乱等重大历史事件,在讲述中穿插蕴含中国传统文化意象的48首唐诗。译者首先要将这些蕴含中国特色的字幕翻译成现代汉语,再译成英语,需要经过两次语言转换以及文体转换。因此涉及中华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出现了大量“音美、形美、意美”变异现象。为保证观众的接受度,贾佩琳以西方观众的眼光进行“创造性叛逆”,帮助追光电影在跨文化语境中被接受,但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导致了文化的失落或增添。音美层面,中国古诗和韵文与英文句式相比,视觉和听觉方面都有本质区别,无论是长短、句式还是韵律、音节等皆不尽相同。译者采用省译和节译策略处理诗歌韵律。如《将进酒》中“莫使金樽空对月”译为“Never show the moon an empty cup”,“金樽”简化为“cup”,在保证简洁的同时维持了韵律感。意美层面,具有民族文化意义的文化负载词,如人名、典故、地名等在进入他国后,意义会由于翻译策略的不同产生“意美”变异,文化意义也随

之增添或者失落。影片中反复出现的“大鹏鸟”多被译为“Great Eagles”,《庄子》名句“化而为鸟,其名为鹏”中的“鹏”也以“Eagle”对应。相较于更准确的“roc”,贾佩琳选择了西方观众更熟悉的“eagle”,这种处理虽造成部分文化意义的失落,却保证了传播的顺畅性。形美的变异则体现在句式结构的创造性调整。裴十二所吟“梨花醉春色,碧溪弹夜弦”被译为“Pear blossoms drunk on spring’s blush./The verdant stream plucks night’s strings”,通过“drunk”“pluck”等押韵动词,在英文中重建了原诗的形式美感。追光动画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技术相结合,开辟了独具特色的动画路径。选择西方翻译家担纲字幕翻译,体现了“开放包容”的跨文化传播智慧。贾佩琳的翻译实践表明,在保证文化核心元素不失真的前提下,适度的“创造性叛逆”恰恰是推动文化传播的有效策略。马晓欢(贵州师范大学)

## 祝福广场

爱的表白·幸福宣言·生日祝福  
锦洪广告:020-87566523、13622244208

## 结婚周年纪念

2025年12月2日 农历 乙巳年十月十三



刘佑华先生和梁慧明女士于2023年12月2日结婚,今日恰好两周年,携手共度每个季节。与伊连理金不换,誓欲百合到天荒。

天长地久 百年好合